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三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衘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三目録

唐

陸贄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三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陸贄

字敬輿蘇州嘉興人中博學宏詞德宗時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論裴延齡姦邪帝發怒欲誅之賴陽城等力救乃貶忠州别駕卒贈兵部尚書謚曰宣

興元元年奉天改元大赦詔

德宗因朱泚反出幸奉天術者言國

誕告之文仁音如此故能使當時之民聞詔書而感泣也

家尼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贄曰尊號之典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帝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帝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兹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德不盡乃別

爲詔

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恡改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于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明徵厥初

言明叙曩事無所掩覆也

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亭育即亭毒以迄於今功存於人澤垂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

瓊山丘濬曰感人之易者莫如言故人君一言之善雖於深宮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遠莫不應之況以德音之宣布詔令之頒行於郡國者哉夫上有由中之誠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觀德宗引過之詔感夫士卒

可見矣人君苟能誠實其心審定其命擇視草之臣守渙汗之信則雖蠢愚之夫驕悍之卒桀驁之虜亦無不感動者況愚直之民循良之吏乎

臣熙曰纒綿愷切感動當時百世而後猶能令人憮然所謂渙

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于誅求疲民空于杼軸（杼持緯罷布帛織成者以機軸卷之）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烟斷絶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陵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唐太廟有九室）上辱于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泉谷即淵谷唐人避諱皆改之）賴天地降佑人神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

汗之音風行而草偃也

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命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内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重予不德祗益懷慙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建中元年羣臣上德宗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夫人情不常繫于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

臣德宜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好者謙引咎推恩實感動天

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為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歷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勲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内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

人之理

已弘物予何愛馬庶懐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等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朱滔雖與賊泚連坐（滔泚弟）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効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軍兵馬並宜各于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凶威苟能自新一切不問人之行業或未

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羣材建竒功者不限於常檢茍在適用則無棄人况黜免之人沉鬰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録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全城驅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𢑱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見危致命

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典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

而何間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遞給送

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

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

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嘆道路無聊汔可小康

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

目悉宜停罷建中四年戸部侍郎趙贊請稅屋間架及除陌錢至是始罷京畿之內

屬此寇戎攻刲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

宜減放今年夏税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盖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于教化并

洞識韜鈐堪任將帥者委常叅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惸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以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内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絶宫室之華飾率己師儉為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布澤行賞抑惟舊章令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於懷赦書有所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

止罪狀懷光一人無一語及朔方將士所以離散黨與收拾人心妙有機權足徵廟算

件闔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詔下四方人心大悅山東宣布詔書士卒皆感泣

興元元年命馬燧渾瑊招討河中制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反詔馬燧渾瑊討之

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茍不率道茲謂亂常退而增修於是有舞干之義諭以遷善于是有文告之辭若猶未悛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得已哉李懷光擢自軍侯委之

臣廷敬曰無張皇之氣而有摀

節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總衆駿奔自遠赴難解圍盪寇朕甚德之懷光初自蒲城趨涇陽敗朱泚兵于醴泉遂解奉天之圍位極上台寄崇統帥親之若同體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而罷小任重固貽顛覆有功自棄無罪自疑時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懼反謀益甚對使者投鐵券于地崇信讒邪卻逐將帥養寇資亂蓄姦幸災朕素所推誠猶謂非實優容任遇坦然如初凶德既盈醜迹彌露謀危社稷通結渠魁公相往來無復畏忌懷光養子石演芬告懷光潛與朱泚通謀且宣

惻之情以見用兵非得已至於明任遇之優崇奬彼軍之忠義皆廟筭之長者也

言吾與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窮極兇悖所不忍言朕播遷巴梁遠違陵寢懷光逼帝自奉天幸山南大懼失墜為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兆庶知感朔方將士忠節不渝懷光既反摩下多叛之懷光既沮姦謀説稱効順累陳款疏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勳務欲全貸授以師保之重疇其井賦之食璽書勞問誓以始終時授懷光太子太保罷其懷光遂殺辱使臣完聚守備副元帥等官遣孔巢父往宣諭之懷光左右殺巢父及中使談守盈復治兵為拒守之備將以悖慢之罪加於忠義之軍朔方軍士于安史亂後最為有功推忠義軍因茲脅從與同惡謂

臣鴻緒曰陸贄所草制勑更無他奇只是開誠布公一字一句皆從肺腑中出此制雖尊遽燧珹勤勤懇懇自足深入人心卒成再造之勲夫豈偶然

衆可罔謂天可欺覆載所不容人神所共棄討除大憝招輯非辜爰洛輔臣以董戎寄檢校司徒平章事北平郡王馬燧操業端亮器宇閎達秉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恒持至誠深識大體感慨而三軍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諧威聲所臨郡邑皆復殿于北土隱若長城兵馬副元帥樓煩郡王渾瑊淳粹積衷仁厚成性布寬大以容衆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沉詳臨危益辦節惟貞固在險逾彰弘濟艱難茂昭勲閥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文武

全才安危注意副我憂矚時維二臣比德叶謀往濟多難燧可兼充奉誠軍及晉絳慈隰等州節度并管内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瑊可兼河中絳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充河中同絳陜虢等州節度及管内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嗚呼朕之不敏不明失於君道連禍未息勞師靡居中心自咎鬱若焚灼又以朔土之衆代著忠勞橫遭汙脅深所閔惜爾其敬敷朕命明諭朕懷務于招綏非黷威武惟輸誠歸順罔有不赦惟執迷拒順罰止

國家優重功臣獎其前勞正以策其後效此制得之矣

元兇寧失不經無濫非罪列爵懸賞用俟勳賢布告遠邇咸令知悉

興元元年命李晟制

周之元老以分陜為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漢書丙吉以詔問邊吏具對見謂憂邊使職詳本傳故方嶽克寧疆埸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令所以重煩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臣司徒兼中書令合川郡王李晟勵精剛之操體博厚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

水心葉適曰李晟材出李郭上遠甚德宗將相有晟與陸贄當朱泚死後便盡其用必能制吐蕃以除關中之逼漸廢置諸鎮速以歲年兩河之患十減五六矣而抑遏掩沒自取衰微詩人所以歎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故

律身推功以及下衆無犯命人用樂推懷德畏威令行禁止誓羣帥于危疑之際駐孤軍于阪蕩之中通鑑晟流涕誓衆決志平賊以孤軍處二彊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氣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克徒折北再駕而京邑廓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載安社稷功格皇天而明識秉彝清風激俗雅尚恬曠撝謙有光朕以汧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亘抵于回中秦築回中宮在北定安定之間限界諸夷藩屏王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之甲兵晟鳳隴節度仍涇原節度

為可痛傷耳

禹脩方岳貢曰
西平元勲典型
深重國老周當
以此制副之

崇十連之統帥王制十國以為連宣威耀德罷警息人俾予仰
成時乃丕烈可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右節度度支營田觀
察處置等使仍充鳳翔隴右涇原節度兼管內諸軍及
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官
兼官勳並如故

論治亂之畧疏初德宗倉卒變故每自尅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
者乃羣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
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
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
在人也贄退而上書

篇中前言事後言理敷衽而談最為融洽

自安史之後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甞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戰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斂焉蹙限迫蹙期限也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設名目徵之別配不足于是榷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邉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廵警邦之大防也陛

下悉而東征邊備空缺又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勲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産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見税侯王之廬算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囂然而闗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于太速察失于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

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怨讟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何音訶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委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視聽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

臣乾學曰天應本乎人事真千古興亡治亂之本炳炳如丹

天祐之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繫辭傳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然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

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已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憸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于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

權衡於先後之間酌量於緩急之際於國無損而於民所益滋多此疏之大指也

論徵稅疏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卹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與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夐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

興已輸縑税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税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為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税之初期約未甚詳東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税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于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矚理於微論事綦要

論納諫疏 德宗謂贄曰往為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憸人賣為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弊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于朕以自取名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因上疏諫

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民者至愚而神蚩蚩之倫或昏或昧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

臣英曰詞清而辨論進言納諫之道可謂能盡上下之情矣

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効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不盡於已而責盡于人不誠于前而望誠于後必紿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于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于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傳曰人

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詩烝民之篇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于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慼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奸由此

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于上者信非其美然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芻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不必然逆于心不必否

異于人不必是同于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言矣夫人情蔽于所信沮于所疑忽于所輕溺于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義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

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其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强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辨而衒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

咎在已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詶一詰而得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即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隅而猜忌者乎

深識遠筭之言不特以閎通擅美

卧子陳子龍曰此疏在奉天之前居事先而料事後一一如見宣公殁日深得主眷亦在乎此

論關中事宜狀

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御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于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啟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美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

開修王志堅曰德宗時會馬燧等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内變乃上此疏帝不能用俊有涇原士卒之變贄言皆驗

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于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于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于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

臣廷敬曰推理燭勢言之懇懇不憚諄復而事後思之竟如蓍蔡

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舉重馭輕之

臣乾學曰唐制之患在府兵變

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漢人言秦倒持太阿授楚以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強本之意則忘沿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肅宗年號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代宗廣德元年吐蕃度便橋帝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

而為彍騎彍騎變而為方鎮武夫悍將分布天下方鎮強禁軍弱贅於內外輕重之際剴切言之不特涇原之變預能洞矚而傳貽末祚皆已窺其漸矣

失險外寇則汧渭為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憲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卻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霣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于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憲又甚于前伏惟聖謀已有成業而臣未達敢獻所

憂先皇帝還自陜郛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
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
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威士馬精强又徵諸
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
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攝殊鄰蠢兹昆夷
猶肆毒蠚舉國來寇志呑岷梁貪冒旣深覆亡幾盡遂
求通好少息交侵盖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
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

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于振武誘殺羣蕃自爾以來絶無虜使其為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所慮貪詐乃其常情茍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時建中四年李懷光以朔方軍馬燧以太原軍討田悦兵不解）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唐兵志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策為六軍神策軍最盛時李晟哥舒曜等皆以禁兵出關討賊）倘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虚徼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

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于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挐（挐亂相搏持也音袽）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謂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淄青節度使）李寶臣（成德節度使）梁崇義（山南東道節度使）田

悅魏博節度使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盧龍節度使李希烈淮西節度使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

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

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

久未盡敵茍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軍缺

環衛虛內廏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

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算

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榷之科闗輔之閒徵發

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唐北軍舊屯苑中時悉在行營萬一將帥之

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

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姚令言朱泚之變果如贄所料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為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倘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于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于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盖由憑山河之形勝宅

田里之上腴弱則内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乗之在關中者與列于廏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于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議制置則强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為陛下惜之陛下倘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芃援東洛芃河陽節度使懷光救襄城

李懷光朔方節度使希烈兇徒勢必退衂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時神策軍使白志貞奏遣將子弟東征河北既有馬燧抱真李抱真昭義節度使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勑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進卹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請如此類一切停罷則輦已輸者弭怨見處者

補牘而陳忠懇之情溢於行墨詞義茂美直餘事耳

獲寧人心不摇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于此謹奏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戀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于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行義荷陛下知己之恩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于周防

臣乾學曰贄年少入翰林參裁大議號稱內相帝之親倚可謂

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答奏追兹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復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慚惶蓋犬馬感恩思効之心睠睠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為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

深矣而識陳過當駁駁乎積不能容故此狀多綢繆慮禍之言

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于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于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為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為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于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于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

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

臣杜訥曰曲折往復娓娓不倦讀之秪見誠意蘊結而不爍其浩汗

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可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于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于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晝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違故詩書

稱堯之德則曰稽於衆捨己從人大禹謨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舜典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大禹謨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仲虺之誥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文王篇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泰誓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而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高而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

兆夷人離心離德泰誓言違衆也詩曰汝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並大雅蕩之篇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仲虺之誥詩曰惟彼不愼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大雅桑柔篇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于已行之跡鑑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哀孰得理而不感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

之敬而畏之乎自秦漢曁于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跡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多同于善則功多甚同于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比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為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碿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畧施於

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進廷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咨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

謬舉既往難追每名宰輔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煩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于内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之于理道可一日不接乎高宗初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蕙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

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寖遠中宫之威柄漸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于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于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危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神龍中宗年號景雲睿宗年號皆嬖倖亂朝忠義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諫尊用舊老廣採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成謂安可保

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
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馬用勞神承意趣利者則
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
衆有讜言切議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
宰養威于廊廟諫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
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聞望外寵持竊
國之勢内寵擅迴天之謡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
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

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間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緼揆亂之畧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啟城府推心與人豁披胷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為然于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

諭德令諫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絕人倫武畧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獘日久浸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于羣物物情不達于睿聰臣于往年

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
旨臨問羣臣踴躋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
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既
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
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
言為諱至于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
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
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

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監天寶致亂之所以天寶明皇年號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多聖懷彰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

涇原軍士之變以二庫爲兵端故贄立言如此

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欵僅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請罷瓊林大盈庫狀德宗在奉天仍于行宫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贄上諫疏

臣聞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

致堂胡寅曰德宗以專欲致禍困而不悛惟貨是黷自古人君不足用為善蓋鮮儷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盡事之之義其誰能不起適光勝口之意哉嗚呼贄可為人臣之式矣

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聚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地同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効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

五峯胡宏曰四方貢獻各有定制王者為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生者之財也何可有公私之義

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慾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漢文帝卻千里馬晉武帝焚程據所獻雉頭裘復見于當今近以寇

瓊山丘濬曰周禮以太宰司會掌國家財用蓋以大臣以道事君得以相可否辯是非而為上之人所嚴憚故人君有非義之取非禮之用不急之為非徒不敢擅取而私用之抑且為之中止而潛消者有焉苟以中人主之則上之人乎日相與褻狎私

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遵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縣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戄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時京城未復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謡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

賦凡不可以語人者皆可與之謀而為之矣況小人無深識遠慮委曲奉承不暇且人微言輕安敢逆上意哉陸贄論罷之宜矣

臣熙曰德宗播遷之後據殖私財失人心損大計莫甚於此反覆開導得理得情

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捍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豈其殷

鑒興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締姦鼓亂干紀而强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已殊也周文王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為人上者當辨察至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

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唐制國用出入皆領于度支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資英聖倘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

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謂朱泚兵圍奉天時也追戒平居
之專欲罷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
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懐與衆同欲是後納
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纎麗一無上供
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于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
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
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
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

此論與徵稅疏互言互相表裏而更為詳盡

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彌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疏奏帝即命去其牓

請兩稅以布帛為額狀德宗時楊炎為相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法為定而均收之焉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

淳夫范祖禹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為用積於府庫不為利也盖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為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為也取其所有而予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

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于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于作為金木自產于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于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泉貨之法泉錢也鄭玄曰謂之泉者言其形如泉文古錢其形即篆泉文也後人代以錢字周官有泉府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盖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

為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為之者少錢重則物賤者多是以利壅于上民困于下至於田野荒杼軸空由取其所無故也為法者必使

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稅租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纊布麻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

民去末而返本則富國之道也水心葉適曰新史凡授田者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絁二丈舊史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産絹綾絁各二丈稻不應多於粟一斛絹不應特二匹恐新史誤也舊史特言嶺南

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欲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以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為法未之

諸州則稅米新史併記揚州以錢安南絲益州羅紬綾絹江南以布舊史亦不載也

臣德宜曰計絹折錢輕重無定不若即稅本色較為便民至于專用穀帛如漢貢禹之策當時已病其難行矣

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絹一匹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為絹三匹價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匹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為絹六匹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

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匹其有絕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為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于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于紡績供綿絹者則事于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獘無易常改

臣鴻緒曰布帛計及錢數則價值高下輸納維艱較之初定兩稅之額又變本而加厲矣贄文詳盡曲至洞悉民隱

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見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為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令以布帛為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以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

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為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為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為秩漢俸祿自萬石以下至百石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于家以權為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

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為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匹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條例便為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司有準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為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兹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為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須布粟至于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

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
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
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
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
貴賤繫于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于官中盈縮官失其
守反求于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産
而假資于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于輕重之權下
困齊人上虧利柄令之所病諒在于斯誠宜廣即山殖

貨之功峻用銅為器之禁茍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納其資茍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為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為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令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亂天之災而

急于功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于糾繩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獘公賦已重别獻繼興私賂競長誅求刻剥日長月滋積累以至于大歴之間代宗年號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為兩稅矣所定别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縁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于大歴極甚之數追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

苟能黙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税雖更減其税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税之不足雖更加其税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乎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

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于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請罷兵狀貞元元年馬燧破李懷光贄以河中既平慮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李希烈者因上奏云

當獻捷之時原兵革之始暢發其意可謂偉辭

水窓劉友益曰王者記功忘過而服叛以禮懷光之反固當誅

克梗殲盪闢畿廓清實聖謨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畧已附欽溆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

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

吳尅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以屢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布旨之徒險躁生事之

爽德宗以常解奉天之圍特赦一子使之收葬其尸至於希烈之逆勢已窮盛亦開其自新之路未幾淮西自平固不逃陸贄所料蓋亦忠厚存心以恕待人之意也

禹偁方岳貢曰德宗征討諸鎮

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起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禍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于含容或以亟勝而輕于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艾夷繼起劉文喜梁崇義皆當時叛人也阻命之師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馬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

亦有不得不然之勢但猜疑躁急使天下有人人自危之心故兵拏不解而變生意外耳宣公鑒於往事故詳言叛服之由勸不窮兵非教之姑息也

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莫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交及遂乃讗結以懼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亙淮夷盜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為之再駕朱泚亂一幸奉天李懷光反再幸梁州行宮至于合圍朱泚圍奉天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殊絕也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累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

臣乾學曰當國威少振之時度外不測之患誠足潛消禍機默挽地運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語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易曰巳日乃革之皆經國之微權也

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儆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流涕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為之歔欷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鴟以好音消祲沴為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渙之夫削偽號以請罪興元元年王武俊田

臣英曰首尾數千言如飈舉泉發皆切中機要宣公論事之文豁達剴摯真有唐一代之傑作也

悦李納去王號謝罪覲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効勤謂韓滉陳少遊等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絶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畧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

陛下聦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未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於南罄國家廪帑以贍軍恣公私廏牧以張武筭斂周於萬類徵徭被于八荒勞已甚矣威亦慼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構災豺狼螫居於禁闈猰㺄擇肉於馳道猰㺄獸名能食人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服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

臣士奇曰河中既收淮西未定豈不欲滅此朝食乎盖以懐柔則人心自革休息則士氣益强相乎時勢以立言非為苟安之

亂海內沸騰倘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為既而悦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會不帶於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先是德宗赦田悦李納罪賂以官爵悦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絶朱滔至興元元年見大赦令皆上表謝罪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懐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懐去其所畏給其

計也

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國家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崛

强之由内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說命又曰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大禹謨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暴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賔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

臣杜訥曰審酌時勢洞晰機宜其條舉前轍以為炯鑑尤極精詳剴至

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朗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

令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于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墻之戒不其信歟世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汚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悦陛下咸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心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

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為河中之地密近王城廹于朝夕之虞不得不剪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説于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

懐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嘗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

宜惟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恵與威二者兼行癈一不可恵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恵則不懐苟知夫恵之可懐而癈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恵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懐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恵之徳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國者宣恵以養威蓄威以尊恵威而能養則不挫恵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恵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恵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

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泚僭偽京師故曰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開元時以河中為中都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滌汚之黨悉無所問河中指懷光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維新淮右指希烈蠲貸疲甿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

如神明惠不費而懐如父母凡在危疑懐懼者必將曰
淮右僣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
必將曰河中染汚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
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
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
不攄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
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者唯希烈一人而已
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慝非不追悔也但以猖

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靦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内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歳時雖欲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乃是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徳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䘮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

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倘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抄其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候宣許方敢以聞謹奏書奏帝從之詔諸道與淮西接者各守封境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希烈果窮蹙為其將陳仙奇毒死妻子皆伏誅如贄所策